



## 拐了一麻袋美女的和尚

# 碧果《一隻變與不變的金絲雀》讀後

◎ 中國文藝協會／謝輝煌

決意要建構三宮六院，和尚拐了一麻袋美女，頂著星月，大搖大擺，逛向海邊，遙指一艘石雕的仙帆，大聲告訴麻袋裡的美女：「那就是妳們的閨房啦。」

詭異嗎？一隻竹雞說：「和尚曾在紫竹林裡，拜倒女觀音的楊柳裙下，又把木魚敲向別的女菩薩。」

那個和尚是不是碧果？

《一隻變與不變的金絲雀》（取自詩題），是碧果的第8本詩集。封面另有一個大大的「哦」，也是詩題。兩者串起來一唸，夠味。

「變與不變」的概念，是否已在無意中洩漏了這五卷63首作品的風向，及金絲雀不一定死守金波玉粒的觀念？是否可用〈哦〉中的「那是一層透明的薄膜/總感到自己被孤獨的殼包裹著/十年八載了。也許/參出了點什麼」，來做註腳！又是否可從〈一隻變與不變的金絲雀〉中，摘下「水的水的 水水的/的水的水的水的水/滿院子都是精靈的對話」的「動」，和「他 自得而舒坦的就站成了一株掛樹」的「靜」這兩個具象，作「以象喻象」的觀點，並從心理學中潛意識的角度，將「動」與「靜」和「變」與「不變」，作一對應呢？因為，他在〈後記〉裡說：「冀望我的作品，能與廣大的讀詩愛詩的朋友，在心靈上，架起一座能夠溝通而順暢的橋樑。」要完成這個使命，他就

勢必要對建構「超現實主義」「三宮六院」的理想堅持，在表達技巧上有所折衷。

現象就是現象，「如果閣下要問：『何謂螞蟻也會上樹？』我會毫不猶豫的回答閣下：『為何閣下要買魚？』」（〈後記〉）這不僅跟「何謂祖師西來意？」一樣有趣，也可能是「變」奏中的一種無奈的本能反應。

大梅法常曾說：「近者不問，問者不近。」還是來讀碧果的作品吧，先讀部分詩題：「一朵薔薇的液體形象」、「被俘的如此肉身和變形的蟲」、「一隻懸疑的蒼蠅」、「夢之星之夢」、「舞之荷之舞」、「說說山水與山水說說」、「關於門，關於我和我的門」、「局限是你在心中佈設了一個圈」、「每一行詩句中的樣相都是你自己」、「你究竟要到那裡去」等，可謂有哲有禪，有現代之現代。但如「夏日記事」、「冬日午後」、「看雲」、「晨之小駐」等更明朗、傳統的詩題，相對起來，就是一種「變」了。

現在，來讀他的〈雙性人〉：

一林狂奔的枯枝狂奔著自焚在

河的兩岸成爲

兩岸桃花的綻放爲不同飲食的言語

三行詩，一幅畫。「不同飲食的言語」，儘可去浮想聯翩。疊字、聯珠、頂真等詞格的運用，是釀造力與音樂之美的功臣。斷句，則要自己去完成。再讀〈人〉：

噴泉永遠在醒與睡之後以虛實真偽的方式拷貝自己，無奈，可悲



人乃人。絕非聖賢，而也非

豬。（聖賢與豬均可裝扮而為之。）

這首詩，就從政壇上的「豬語」想起吧。

下面是〈看雲〉的首節：

該誰聽誰說呢

這是個問題

的確，有些「問題」，嚴肅而複雜。如：

新舊、左右、兩岸……等。而「該」

字，下得動見觀瞻，誰都看得懂。

再讀〈說之外〉前兩節：

春天在藍布棉門簾內走出來

說話聲尾隨著

一股暖流尾隨著

杏樹梢頭的枝條被舔軟了

二大爺手捻白花鬍子默笑著

眼神卻向內裏探，像瓜子

聚焦在二嫚她娘二十出頭的腰

身上

俄而，杏花就白了一樹

前四行，春的形象跳了出來，仔細一聽一瞧，好像是蜜語、支票和心酥。再一瞧，那（祿山）瓜子般的「眼神」，探向了年輕婦女腰間的「貨」，可能是「票子」，因為，二大爺不一定是登徒子，他可是服了「遠志」的呀。

又如：「風在風的所在/雨在雨的所在/神明在神明的所在/你我在你我的所在」（〈四月接觸〉）；和「啊，稀拉穆仁/你像滿溢一杯綠色的汁液/我無法一飲而盡。也不想飲盡/因我有一則生翅的 夢，在飛翔」（〈稀拉穆仁大草原〉）。

這兩個片斷，明白曉暢，都是對位於呼和浩特北方的稀拉穆仁大草原的讚美（我們的立秋前後，正是他們的四月天，氣溫約在攝氏

15~28度間）。但〈四月接觸〉四句，映出了碧果內心「各守其位，各安其分」的理想世界，不僅僅是讚美而已。

又如：「我踽踽的進入山之暖地/水潺潺，蟲唧唧，喬木娑娑/風縷旋起一弧魅魅迷人的 旋/且有私我深交的月·四月的雨/因訴說是種慾望」（〈獨吟的旅人〉）。

這節詩，表達了「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」

（韓愈文）的「慾望」。證之前引「神明在神明的所在」，可見「孤獨的

旅人」，「鳴」的不是風花雪月或無病呻吟。

再如：「始終了了。終於了了/了了乃透明而過的 風，無/痕」（〈無痕〉）。

此詩的形式不怎麼傳統，意境上卻是「始終一貫」的「中國風」，且帶點哲思禪味（也是傳統）。這又可印證他在〈後記〉

中的另一說法：「我的『超現實主義』

是中國的『超現實主義』。」因此，了了這一點，就能了了更多。

碧果是一隻不甘於作繭自「囚」的蛹，除非繅他，總要打一個洞飛出來，去打造他「超現實主義」的「三宮六院」。但他的部分詩作，有難解的一面。為此，他特在〈後記〉裡開了一帖解藥：「得由詩的意象中，以各種感知的想像，去聯想，去推敲，再與內心或現實世界相結合，多少可獲得一些了解。」（摘要）

詩的難懂，原因很多，如語言、文法的解構與顛覆，詩思的斷層，真事的避諱，形象的蕪雜，人與物的誇張變形及變中又變等，不一而足。還有，就是作者的學驗太豐厚，見聞廣博，奇思妙想如雲騰霧飛。因此，就他們而言，取材、設喻自認是「熟」的，但也可能是



### 一隻變與不變的金絲雀

碧果著/文史哲

9207/200 元

ISBN 9575495209

平裝



讀者最「生」的。就以李白的〈長相思〉來說，其中的「美人如花隔雲端」、「憶君迢迢隔青天」，連某些註譯者都當作男女的相思來賞析。其實，前句想的應是玉真公主，希望經由他推薦給乃兄玄宗。後句的「憶君」應指玄宗。造成誤解的原因是沒去研究李白的生平。

前面說過，碧果的詩中，有難解的一面，雖有藥方，但對無法診斷病因的讀者而言，仍將不敢下藥。面對這可預見的問題，他也在〈後記〉裡作了交代：「我的作品，你懂也好，看不懂也好……這些都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。我寫詩，純粹就是一心在寫詩，就是一心在自我過癮。」不過「自我過癮」應是自我調侃。認真的說，就他而言，「訴說是種慾望」（見前）。他在乎的應是「夢在。我在。你在。山在。水在」（〈與燈的關係〉）的「存在」，以及「看/你如何量度我與樹的存在」（〈大地就是這樣的簡單〉）。他一直在這條道路上「尋找/通往 自己的//自己。」（同上），並「窺探/你們如何走出走進我」（〈關於門，關於我和我的門〉）。換言之，他在為「超現實主義」而苦

行。這個消息，從〈假面的一天——焚寄叔老頭〉（按，即「叔本華」）詩中看出端倪：「為啥/你也繼其身後/變成了/一種/七色俱在的/黑了。」（按：詩中的「你」即作者）

總之，碧果寫詩，有他的理念。即一方面要「鳴」出他的七情六慾，一方面又不在乎他的「鳴」有無回應。他的沉溺於詩，於「超現實主義」，頗有宗教信徒的執著與熱情。因此，縱「變成了七色俱在的黑」（光得不到反射便呈黑），還要繼續寫下去，而不見風「轉」舵，他甚至丟出一句「不聽，你就轉你的去吧/因為，我不能失去我自己」的話（見〈除了面對，其實什麼也不是〉），此詩另有想像空間）。此外，形式也是他追求的鵠的之一。在這個詩集裡，光就形式一項而言，就稱得上琳瑯滿目了。

最後值得重複一提的，還是那篇〈後記〉，因為，那是他敞開的一扇門。此外，所附錄孟樊的〈還碧果以真實——評碧果詩〉，更是一個認識並進入碧果詩心、詩技的門檻。把兩篇文字並詩一起讀，就更不虛此行了。

